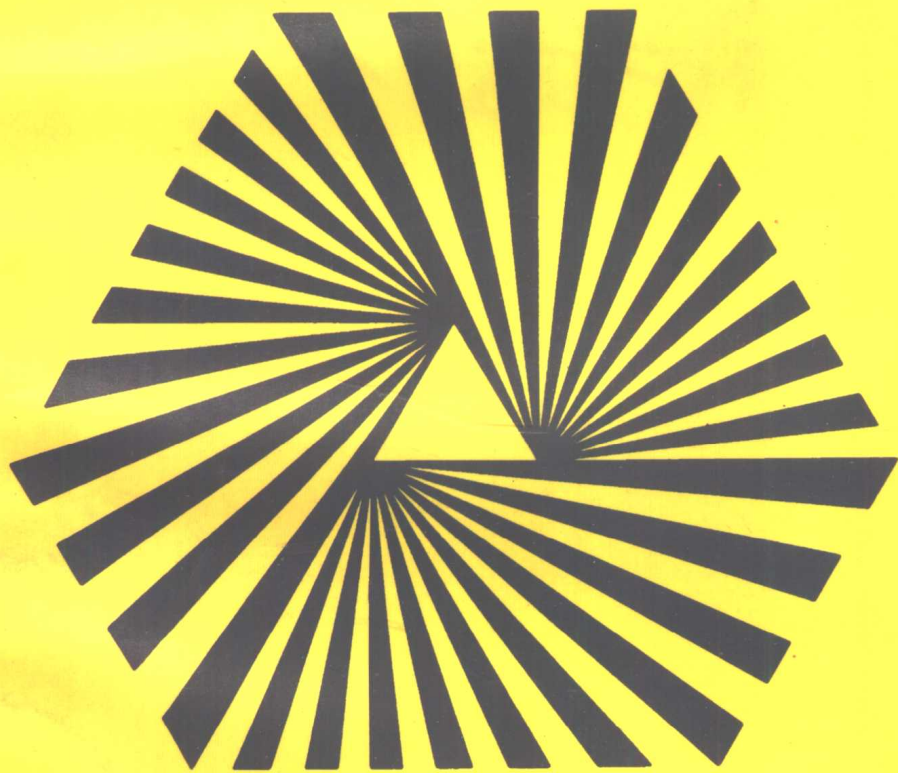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著者 / [美] 波林·罗斯诺
译者 / 张国清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后现代主义 与社会科学

著者 / [美] 波林·罗斯诺

译者 / 张国清

上海译文出版社

Pauline Marie Rosenau

POST - 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译出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图字:09—1995—007 号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美]波林·玛丽·罗斯诺 著

张国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99,000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册

ISBN 7-5327-2050-0/G · 011

定价:15.70 元

译者 的话

—

本世纪 70 年代,正当中国人民开始全面实行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且要求哲学和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些以便更好地为新时代服务的时候,一场以“后现代主义”命名的文化运动正在大西洋两岸获得日益广大的声势和声誉。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在 80 年代中期传入中国,并逐渐地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现象。中国的理论界起初是小心翼翼地引介这股文化和社会思潮。后来,这股思潮逐渐成为中国理论界和文化界的一个讨论热点。人们开始广泛地译介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哈桑、萨义德、罗蒂、哈贝马斯、艾柯、鲍德里亚等西方后现代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一些中国作家开始有意或无意地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实践,一些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或以后现代主义相标榜的作家和作品开始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评价。以至于到了今天,这股被某些文学家和评论家们炒起来的文化泡沫似乎大有在中国风行一番的势头。

二

尽管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宣称理解的不可能性,真理的不可能性,沟通的不可能性,尽管他们片面地强调现代理性与真理观念的消极方面,但是我认为,在务必正确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实质这一点上,我们是决不能有丝毫动摇的。

首先,作为一场消解性、批判性的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对于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进行激烈批判的精神,后现代主义首先意味着对于现代性的摈弃。它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现代性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陷。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文化运动相比,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它似乎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的原有经验和解释。

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作为一股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况中解脱出来的进步力量进入历史舞台的。后现代主义者无视这股力量在近现代人类文明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从消极性上来反省现代性,并且不放过现代性犯下的每一个罪恶和错误。他们抨击现代性造就的一切,认为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相反地,它变成了奴役、压迫和压制的根源。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表明了一部分人对于现代性的失望和绝望。

其次,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一种学理形式,后现代主义对近现代的各种世界观念提出了诘难,它把它们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普遍性的预设叙述统统给以消解。后现代主义的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的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一种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的不可能性,在于消解所有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者遵循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路线,揭示出西方传统哲学的企图都是一种逃避历史的企图,一种去发现任何可能的历史发展之非历史性条件的企图;揭示出传统哲学总是企图使自己相似于或高于文化中最合理最客观的部分,扮演着某个最公正无私的调解者或审判者的角色。他们认为,传统哲学的永恒化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传统哲学的客观化努力则是自欺欺人的。他们判定,由于哲学神圣化的不可能性,由于哲学科学化不可能性,由于哲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不可能性,由于哲学不占有特殊的问题域,哲学论题随时可能被其他学科的论题所分解和取代。随着哲学的无主题化、非专业化、非职业化、平凡化或非神圣化,哲学将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润滑剂、纽带、中介、点缀、伪装而继续生存或繁衍于诸学科的边缘或缝隙之间。

第三,后现代主义也表现为一种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后现代主义者厌倦了快节奏的分工精细而明确的都市化生活方式,而向往某种落后的未受现代文明侵扰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们重新评估传统、神圣、怪诞和非理性的事物,他们重视被现代性所摈弃的一切,诸如不确定性、零碎性、非原则性、卑琐性、反讽性、异质性、虚构

性,等等。他们拒绝被现代性所看重的事物,诸如权威、规则、崇高、真理、正题、圆满,等等。后现代主义者拒斥各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他们深入到现代性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支解了那个核心。他们试图在现代性范式之外确立自身,提倡在现代性之外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创新。

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真正失败或走向穷途末路,而只是意味着现代性存在着有待改进的大量余地。作为一股极端个性化的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形成不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力量。这一点已经从进入 80 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运动在西方开始走向衰落这一事实中得到了证明。

三

在一定程度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恰恰说明了知识分子、哲学家、人文科学家和某些社会科学家在当今社会生活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的变更。后现代主义证明了他们中的某些人正在被社会所同化、抛弃、淹没和边缘化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失势、失意甚至失败。但是,它并没有证明另有一些人发现了新的真理、新的力量或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有关知识分子地位或角色的这种转变,福柯曾经有过一番生动的评说。福柯认为,长期以来,崇尚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一直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分在言说,人们也公认他们具有这种言说的能力和权利。他们是普通

大众的代言人。因此,做一个知识分子好像就意味着他代表了整个人类的意识和良知。但是现在,知识分子大多已经不再以“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的“普遍性代表”的形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各种具体部门从事具体的工作。他们虽然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身分和良知,但是他们已经变成了面对专门问题的“专家性”知识分子。与专家性知识分子相对的是普遍性知识分子。普遍性知识分子的没落也就意味着探讨普遍性问题并以正义和真理之化身自居的知识分子的没落和边缘化,意味着某些探讨普遍性问题的学科的没落和边缘化。由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互惠关系,专家性知识分子对于专业知识的垄断也意味着对于相关权力的获取。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作者之死、权威之死、主体之死、人之死的诸多提法只是权力由普遍性知识分子身上移交到专家性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个确证而已。死掉的只是柏拉图式的哲学王!专家性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死,而且越来越具有生存能力和社会重要性。相反地,普遍性知识分子越来越处于(趋于)生存的边缘或社会的边缘。因此,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不同学科不同性质的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不同命运。

四

最后,后现代主义是一股首先发端于人文科学领域的思潮,它起初在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发起者也没有把它当作一种更加高级的学术活动来宣

传。即使到了今天,后现代主义仍然是人文科学留给社会科学的一笔糊涂遗产。作为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尽管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然而它们的影响范围更多地局限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并且多以否定性的、消极性的、破坏性的形式而不是以肯定性的、积极性的、建设性的形式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这一特点也许有助于强化人文科学的批判性功能。相比之下,今天的社会科学的主导功能仍然是建设性的,批判性功能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是一种辅助功能。那种摧毁一切、解构一切、无视任何建设性事物的思想倾向和实际行动显然同社会科学的根本旨趣格格不入。因此,我们认为,源于人文科学的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是不适合于社会科学的。

波林·罗斯诺是当今美国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一位著名学者。她原任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现任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休士顿医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罗斯诺教授在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多所大学开设过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研讨班。在本书中,她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对后现代主义的诸多观点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表现作出了客观的介绍和中肯的评价。鉴于国内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于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之关系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我们便决意翻译本书,以便为人们深入研究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它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提供一些材料。相信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实质会有所帮助。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毕裕华先生和赵月瑟女士的提携与合作,感谢导师夏基松先生的悉心指导。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指导,本书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张国清

1995年8月27日于杭州求是园

中文版 作者序

很高兴有机会为中文版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写一个专门的序言。我首先得感谢本书中文版译者张国清先生和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通过他们的艰辛劳动，本书得以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我为此深感荣幸。一想到中译本所蕴藏的巨大潜力，我就感到无比兴奋。毕竟，汉语是一种拥有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语言！

我认为，翻译工作不只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一项机械而消极的不同语言之语词转换活动，而且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除了母语英语以外，我还会西班牙语和法语。我曾做过一些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以各种方式重新组织了原著，并且无意中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加了进去。正如现实所一再地证实的那样，翻译工作导致了不同语言的相互交融。

著作之被人译介是一种荣耀。不过我也为此感到不安。当我用英语著述时，我能料想到我的思想之被人接受和拒斥的程度。任何一部著作都存在着有待改进的余地，都会遇到被人误解的情况。但是随着某部著作的被转译，这个过程便具有了双重性。在其到达读者那儿之前，每一个观念都获得

了双重的理解,先是作者,然后是译者。后现代主义者也许并不像我这样担心这一点。有人之所以会持这种后现代态度的理由将在本书的第2章里得到阐明。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作者死了,读者是决定一切的,一部著作有它自己的生命。不过,我只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我为自己当前的处境而忧虑。此外,这是一部难以翻译的著作。我曾花了两年时间来阅读后现代作品,并且到后来才逐渐地使自己能够像一个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地书写。而且我的文本具有多义性。为了创造出一种鼓励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新书写文本的氛围,我以各种非常规的方式使用着某些语词。正因为这样,本书的翻译工作给译者带来了许多困难。我为此恳请译者的谅解。

英文版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比作者和出版者起初料想的要成功得多。它已经再版。我当时只想把它写成一部学术著作。但是现在,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里,诸如在建筑学、文学和科学领域里,它已经被一些教授作为教科书来使用。一些研究生给我来信,对我写作《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表示感谢。因为它帮助他们了解了一个曾令他们感到手足无措的思潮。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告诉我,本书引导并促使他们去为后现代分析而努力,因为它如此清晰地表述了后现代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另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本书,因为它使得后现代主义成为某种可以理解可以亲近的东西。他们认为我破坏了后现代主义的神秘性(不可言传性),并把它简化为类似于任何一个其他的学术思潮或哲学思潮的东西。当然,他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英文版《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某些片断已被改编成某纽约

现代舞蹈团的常备节目。它的终极“荣耀”还在于，自它问世以来，已经有另两部同名英文著作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这免不了会造成某些混淆，而模仿则是媚俗的一种显著形式。

就在写作这个中文版序言的时刻，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后现代时代可能面临的苦难和窘境。我在收看电视新闻时感受到了这一点。电视把在世界范围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民族灾难和悲剧一下子呈现到了我的面前。回首往事，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最近四年里，我居无定所，到处奔波。从1990到1992年，当我写作《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时，我的家在洛杉矶。而现在，我住在得克萨斯的哈斯顿。而且就在前不久，我还在蒙特利尔住过一阵子。我现在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1990年，我是一名政治学家。而现在我是得克萨斯医学中心的卫生科学中心公共卫生教授。我有了不同的同胞、同事和同伴。在1992年，我还没有遇到我现在最亲密的朋友马丁·罗森伯格。我对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曾有过刻骨铭心的体会。我发现，它会给人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我连续地拥有那种体会的一个因素竟然是我的孩子韦罗妮克。为此，我得感谢韦罗妮克。

虽然后现代是一个推陈出新、标新立异的创造性源泉，但是它也将因其自身固有的弱点而被后人一再地拒斥。不过就现在而言，无论后现代强加于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和睦相处的可贵。

波林·罗斯诺

1995年12月13日写于

美国得克萨斯州哈斯顿市

前言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力图不偏不倚地评价后现代的思想方式简直是一种“赢不了”的冒险行动。赞成后现代主义基本原则的人可能觉得我的评价是不公平的,或是误导他人的,或是试图再现那不可再现的事物的徒劳之举。反对后现代主义基本前提的人则可能担心我是在替他们认为在心智上不健全、在道义上有危害、或在其他方面不可取的某些研究活动寻求辩护。因此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决不指望它能够适合于所有读者的每一个旨趣。

与此同时,我提出的某些重要话题对于这样一些人或许会有所帮助:他们既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实提出了某些重大的问题,但又对它感到无法理解。我的目的无非是,本书如能传达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主题(或各种替代性解释),并因此有助于理解曾使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的后现代主义,那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活动引发了激烈的争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其本性使然,因此是毫不奇怪的! 关涉我们的存在和人性的最深层领域的诸多问题正面临着危机,它们是:我们如

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如何考虑个人的努力和集体的渴望,进步究竟有没有意义以及应该如何求得进步,如此等等。后现代主义对因果性、决定论、平等主义、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责任和真理都提出了责难。它对作为未来社会科学之深刻基础的诸多论题提出了异议。

由于这些问题具有内在的争议性,所以我试图既不根据我本人的价值取向、也不根据后现代主义者本身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来评价各种后现代主义者的见解。但是我可不想有所掩饰。这是我的著作。我的价值取向的确自始至终贯穿于其中。最明确的一点是:我相信,在改善人类状况的永无止境的斗争中,社会科学是大有可为的;与此同时,我也为社会科学的全部潜力只得到如此之少的开发而感到悲哀,不过我还是相信社会科学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如果不去考察后现代观念会对这个过程有所贡献的话,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要衷心感谢在过去几年中读过本书的部分章节并对它们提出过批评意见的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们,我尤其要感谢理查德·阿什利,哈里,马里莉茨·布里德迈耶,罗伯特·考克斯,迈克尔·迪尔,伊莎贝尔·格伦伯格,霍华德·肯德勒和巴巴拉·罗斯克兰斯。在魁北克大学选修我的“社会力量和政治生活”课程的学生,在欧文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参加过我在1988年春季作为访问教授时开设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班的学生,以及现在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参加我正开设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班的学生,都对本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讨论作出了贡献。我还要感谢利萨·诺瓦克·杰里,她称职地、仔细地、迅速地编辑了本书的原稿。最后,我要感谢斯蒂芬,谢克特,让-居伊·

瓦扬古和埃里卡·韦尔巴,他们对于最后书稿的校订给予了帮助。在这一方面,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韦罗妮克·瓦扬古。

我是一位“现代”作者,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对于这个文本及其“错误”负有“责任”,我希望读者们不要急于对我的文本作出解释。我尤其不鼓励读者借助“解读活动”去“重新创造出”这个文本。

注: 波林·玛丽·罗斯诺以前曾用波林·瓦扬古(Pauline Vaillancourt)为名发表著述。

后现代术 语词汇表

agent, agency 代理人 被断定拥有权威和权力、因果力量的某个人。

author 作者 写就或创作某文本的人,或对某个后果负有责任的人。

celebrate 赞美 赞同某件事情,欢迎某个观点。

chronophonism 年代语音论 一种现代假定,认为时间是编年的或线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年代语音论(Derrida 1981)。

countermemorializing analysis 反追本溯源分析 否定相关现实、摒弃基础、无视起源的一种分析(Ashley and walker 1990b:400)。

de-centering 边缘化,分散化,使空心。取缔任何中心事物或任何压倒一切的真理。这意味着把注意力集中到边缘事物上去。

deconstruction 解构 一种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它的目标是摧毁所有建构之物。解构拆解一个文本,揭示它的矛盾和假定;不过,它的意图不在于改善、修正或提出关于该文本的一个更好见解。

differend 差异 关于语言之意义的争论、冲突或不赞成方面的差异(Lyotard 1988b:193—94)。

différance 分延 一个构造原则,它提出定义不依赖于实体本身而依赖于它同其他文本之肯定或否定的参照关系之中。意义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终极意义上意义的归因永远地被拖延,被耽搁,被延期(Derrida 1972;1981:39—40)。